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字报选

第一集

人民出版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字报选

第一集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

第一集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字数 15,000

1966年8月第1版

196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1306 定价（一）0.07元

毛主席語录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宋碩、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 究竟干些什么？

現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按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这里有鬼。請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碩（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碩說：現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

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从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珮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書記）完全用同一腔調布置北大的运动，他們說：“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現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报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綫嗎？不是，絕對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綫。

“这是一场意識形态的斗争”，“必須从理論上彻底駁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細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論問題嗎？仅仅是什麼言論嗎？你們要把我們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那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字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純学术”討論上去嗎？你們为什么到現在还这么干？你們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

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平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

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

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北京大学哲学系

聶元梓 宋一秀 夏劍豸

楊克明 趙正義 高云鵬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原載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

給聶元梓等七位同志的一封信

聶元梓等七位同志：

亲爱的同志們，當我們聽到从祖国的心脏——紅色的北京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以后，我們的心激动得都快要跳出来了。多少天来，我們在盼望着这一天，盼望着黑帮分子下台滚蛋的一天，盼望着全国人民击退兴妖作怪的牛鬼蛇神的一天。

當我們听到收音机里广播你們写的大字报以后，我們真想同你們站在一块儿，振臂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今天下午，我們全校师生开了声援你們英勇斗争的大会，并全体通过了致毛主席、党中央的电报，以及請新北京市委轉給你們的电报。当时，我們激动得热泪盈眶，手都拍麻了。我們俩，是姊妹俩。上午，姐姐为了貼决心书、大字报，好不容易才搶到一个地方，因为学校的牆壁上，大字报都快貼滿了。妹妹下午从十几里外的人民公社劳动归来，連汗水也顾不得抹一把，背着背包赶来参加大会。我們想，你們一定会了解我們这种无法用語言表达的心情。

我們知道，北大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

解放前，在反动派統治下的黑暗时期，北大的革命师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走出課堂，奔上街头，赤手空拳，毫无惧色地与敌人搏斗，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做出了贡献。昨天，敌人的馬队、水龙、刺刀、警棍都奈何不了北大的硬汉；今天，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一小撮負隅頑抗的黑帮小丑，又怎能吓得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青年！你們的那张大字报写得好，这一仗干得漂亮！它冲破了几只黑爪把持下的北大那种“万馬齐瘖”的沉闷空气，炸开了反党分子控制下的最頑固的堡垒。革命人民聞之欢呼，阶级敌人聞之丧胆。你們，不愧为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闖将！你們是我們的榜样。“北大七同志”，已經象一个人的名字，鼓舞着我們去斗争。我們深信：你們这张大字报，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关怀下誕生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我們最敬爱的毛主席从来就諄諄教导我們：千万不要忘記阶级斗争。是啊，我們怎能忘記，在那苦难的旧中国，是誰挖去我們无敌父兄的双眼，剝去他們的皮，吃他們的血和肉；是誰把中华錦綉山河双手捧給外国帝国主义，使中国的国土上挂起了“狗与华人不得入內”的牌子；是誰在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白骨上建筑起一座座荒淫无耻的乐园……。我們怎能忘記，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是誰到处燃起侵略战火，在我国領土台湾

杀人，在越南杀人，在刚果(利)杀人……。我們怎能忘記，世界上还有多少的白公館、渣滓洞，还有多少的收租院，还有多少的活人塘，还有多少階級弟兄、姊妹在受苦受难……。我們又怎能忘記，在列宁的故乡，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而今却泛濫起資本主义的浊流。敬爱的斯大林的遗体遭到侮辱，成千上万真正的布尔什維克被杀头、被监禁、被罢了官；莫斯科的街头，反美示威的队伍遭到残酷的镇压；也是在莫斯科的街头，一些青年跳着阿飞舞，奏起“硬壳虫”爵士乐……。克里姆林宮上的五角紅星，被赫魯曉夫們抹上一层黑灰。我們怎能忘記，被赶到台湾的蔣介石匪帮，还企图与大陆上的反动介子里应外合，梦想維翻新中国，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資產階級右派老爷們，妄想推翻党的领导，要一棍子打死无产阶级革命派，重整他們的“紀綱”，重坐他們的天下，使新中国重蹈旧中国的覆轍，使馬列主义中国重蹈苏联修正主义的覆轍。这一笔笔旧恨新仇，我們永世不能忘！

爱誰，恨誰，我們革命后代心里最清楚。我們永远永远不会忘記，是誰在黑暗中燃起星星之火，引导中国人民奋起自救，砸碎奴隶的鐐铐，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做了主人，是誰领导中国人民用十六年時間，在一片廢墟上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工农兵彻底翻身了，一場轰轰烈烈、空前高涨的文化大革命掀起来了。这一切，都是伟大的党、敬爱

的毛主席給我們帶來的。要是沒有黨和毛主席，我們倆早就挑起爸爸的籬筐，光着腳丫子，給地主担稻谷去了，要是沒有黨和毛主席，我們倆早就拎起媽媽的破籃子，為一家人的肚子挖野菜去了。是黨和毛主席救了我們，我們深深地熱愛黨和毛主席。我們最愛唱“東方紅，太陽升”，最愛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黨和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誰敢碰我們的母親——黨和毛主席，那就是要摘我們的心，我們是要跟他拚命的！我們想，你們一定和我們一樣。

我們深知，美帝國主義總是把復辟的希望寄托在我們年輕一代身上；資產階級發射糖衣炮彈的炮口，也大批地對准了我們。但我們決不會辜負黨和毛主席的期望。我們一定要把老一輩手中的革命紅旗，接過來，傳下去，誓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為免除我們這一代苦難而坐穿了牢底、流干了鮮血的烈士們。我們倆，永遠不會忘記，濟南四里山上的烈士紀念碑下，安息着為革命洒盡鮮血、正等着我們繼承他革命遺志的最親愛的爸爸。我們深信：你們也一定不會忘記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那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

我們深知，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是一場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的鬥爭。我們絕不能讓革命前輩的血白流！絕不能讓中國重回資本主義深淵！我們，工人的兒女們，貧農下

中农的儿女們，革命軍人、革命干部的儿女們，全体革命后代們，一定要用胸口擋住射向最敬爱的母亲——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毒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社会主义新中国！

亲爱的同志們，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全国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識分子的支持，你們的斗争一定会取得彻底胜利。战斗吧，同志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全国人民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鈞棒”，搗毀全国各角落大大小小的“三家村”，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坚决、彻底、干淨、全部地消灭掉！

紧紧地擋你們的手！

你們素不相識的亲密战友

山东实验中学学生

共青团員 彭新生

少先队员 彭汇生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夜于济南

（原載一九六六年第十一期《紅旗》杂志）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們說，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說，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一句話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統治学校十七年了，現在不反，更待何时？

有些大胆的反對造反的人，今天突然变得忸怩起来，絮絮叨叨，吞吞吐吐。什么太片面了呀，什么太狂妄了呀，什么太粗暴了呀，什么太过分了呀。

这统统是謬論！要反时就反对，何必羞羞答答的呢？

我們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們了！我們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濃濃的。爆破筒、手榴彈一起投过去，来一場大搏斗、大廝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滾一边去！

你們不是說我們太片面了嗎？你們要的是什么样

的全面呢？看来你們的全面是“合二面一”，是折衷主义。

你們不是說我們太狂妄嗎？我們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說：“糞土当年万户侯”。我們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們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你們不是說我們太粗暴了嗎？我們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纏纏綿綿，大搞溫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溫情，就是对革命的殘忍！

你們不是說我們太过分了嗎？老实說，你們所謂不过分，就是敌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們就是要把你們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还有些人，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对造反害怕得要死。你們循規蹈矩、唯唯諾諾，縮在修正主义的蝸牛壳里，一有造反的风声，你們就神經紧张。这些日子，无情的斥責声天天送入你們的耳中，你們天天心惊胆顫，你們不感到难受嗎？你們怎么活得下去呢？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們就是要掄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場无产階級的大鬧天宮，杀出一个无产階級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原载一九六六年第十一期《红旗》杂志)